

向阳村的变迁

阎顺利 著 乞丐部落

Xiang Yang Cun

De

Bian Qian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第 1 章

1

团员

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丐村子民猿居山洞，不问稼穡，常年以乞讨为生。村人六岁开始修乞讨经，当达到吹拉弹唱，张嘴顺口溜，能用三种方言见人说人话、逢鬼说鬼话时，再练一套龙飞凤舞的打狗棒法，就算准乞丐了。由于该村崇尚乞讨之术，每十年便以乞讨成绩选举村长。因此，历届村长都有不同寻常的“光辉历程”。

独有王春爹例外，他所以荣任村长并非带回多少贵重的财物，或为丐村做出撑眼皮的事来。原因是他从杭州带回一位美妙绝伦的闺女。那闺女身材苗条，唇红齿白，盘儿贼亮，让全村的汉子唏嘘不已，这哪是人间尤物，瞅那双小脚，像两枚端午节的粽子在灯笼裤下碎碎地移动，体态扭



扭捏捏弱不禁风真没治了。

村人都说王春那狗 载的有福 ,雀儿还没长硬 ,当爹的就给领回了这么俊的媳妇。有些没婆娘的汉子眼红了 ,一阵风刮进家里 ,伸出手指刺着爹娘的脑壳发脾气说 ,瞧你们这窝囊样 ,比王春爹差到天南海北了 ,不盼着你们领回天仙女 ,给俺牵回个两腿的女人就知足。

爹急了 ,说 :“有本事自己领。”

光棍汉说 :“让你们尿出来真倒霉。”

爹瞪眼说 :“你 ,你选”

光棍汉说 :“让王春爹尿出来就好了。”

一时间 ,村里传遍了那闺女的好 ,许多目睹过该女风采的汉子们不禁眼里伸手 ,嘴角垂出晶亮亮的涎水 ,在梦里做足了采花贼 ,醒来便含着手指痴想个不停。于是 ,汉子们遇见王春就酸溜溜地问 :“王春 ,你爹给你领回这么俊的媳妇 ,会摆弄吗 ?”

王春吸吸鼻子说 :“咋不会 ?”

那人说 :“王春 ,你说咋整 ?”

王春说 :“不就是往她身上……”

那人说 :“你真不会哩。”

王春说 :“不信就拿你婆娘试。”

那人说 :“咱把媳妇换了吧。”

王春说 :“你那婆娘白送俺都不要。”

王春美滋滋地折回家 ,瞅着床沿上红粉粉的闺女嘿嘿笑。那闺女双腿并拢 ,纤细白嫩的小手缩在膝上 ,双腮飘乎

插图





着两朵红云，见王春那对牛蛋眼盯得紧，低下眉眼抿嘴笑着。王春用舌头在嘴唇上扫两圈，用手背蹭蹭鼻子，咕嘟咽了口涌上来的唾沫，凑到爹跟前小声说：“爹，你出去俺有话说。”

爹把王春的手拨拉掉，说：“有屁就放。”

王春抬头瞅一眼羞答答的闺女，吸吸鼻子，笑咪咪地拉着爹往外走。来到洞外，王春掏着裤兜用脚踢着地上的鹅卵石，羞答答地问：“爹，啥时给俺办喜事？”

爹问：“给谁办喜事？”

王春说：“给俺呗。”

爹问：“你媳妇在哪儿？”

王春指着洞里说：“那不是。”

爹说：“喊迷做梦哩。”

王春问：“为啥？”

爹说：“她是你小娘。”

王春说：“俺想让她当媳妇。”

爹说：“你才几岁的毛孩子。”

王春问：“真不是？”

爹说：“是你小娘哩。”

王春嘟囔道：“老牛吃嫩草迷”

爹举手要落在王春脑壳上，王春扭头就跑，蹿到洞前那片树林旁蹲在地上，用石子在地上划着，湿漉漉的眼睛瞅着洞口，心里骂爹是老不死的。来往的汉子见王春蹲在那里抹泪，就笑嘻嘻地凑过去问：“王春，是不是让媳妇

圆珠





整哭了？”

王春朝地上啐口痰说：“整俺爹了。”

村人问：“咋，你爹给整了？”

王春说：“这老不死的选”

村人问：“没你的份？”

王春说：“这老不死的选”

大家做梦都没想到王春爹会把那闺女搂进怀里。王春爹今年五十有四，身材瘦小，满脸核桃纹，黄土都埋到脖的光景了，而那闺女满打满算不过三八的芳龄，瓜子脸，嫩白得一掐都怕淌水，这种差别怎能不扎眼哩。丐村除了村长与婆娘有这种差别，哪家的汉子能有这种艳福？娘的选大家脑里立时映现出极具刺激的景象：王春爹那张树皮脸贴在小女人的粉腮上……村人都说，娘的，王春爹这嫩草吃得可真香甜选

园源



在王春爹的婚礼上，男女老少呼隆涌到家里，把洞间堵得没了插脚之地。他们都把黏稠的目光聚焦在闺女嫩白的脸上瞅个没够。王春爹核桃样的脸刮得铁青，每条皱纹里都汪着喜悦，那嘴笑得合拢不住，正织布梭样来回给大家递烟。大家心想，王春爹这小媳妇，比老村长的婆娘强多了。老村长今年八十岁，婆娘只有二十八九的年龄，那年龄与模样的差距已经让汉子们睡不好觉了，没想到王春爹比村长还村长。许多汉子从王春家走出，用手背揩去唇边的涎水，回家瞅着自己的婆娘愣神。

婆娘问：“愣啥眼？”



越看越像头母猪选

婆娘问：“哎，你愣啥眼？”

这分明就是老母猪选

婆娘问：“你娘的愣啥眼？”

汉子吼道：“老母猪选”

婆娘便狼咬着般大哭。

丐村的婆娘与汉子同样串百家门讨百家饭，脚是行乞的主要工具，因此都硕大无比，脸皮由于频繁与太阳、与风雨、与季节磨擦，变得树皮般粗糙。此种光景，哪还有丁点儿女人味道。丐村的婆娘开始吃醋了，心里厚着嫉妒、自惭的情绪向汉子刮西北风，说该女是千年狐精，会给丐村带来天灾。汉子们哪信婆娘的屁话，他们早被小婆娘的容貌折服，自然，对王春爹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在选村长的那天，王春爹领着漂亮的小婆娘去到场院，大家的目光噼噼啪啪投到小婆娘的脸蛋上。站在台上正讲话的老村长也不由哆嗦两下，忘了该讲什么。老村长本来定下近年来讨要东西最丰的汉子作为村长候选人，可在举手表决时，没人肯把手抬起来，他们全把注意力放到王春爹那小婆娘身上，并未在意老村长说啥。

不知道谁在喊：“让王春爹当村长。”

许多汉子都跟着嚷：“让王春爹当村长。”

老村长气得把胡子吹得一阵纷扬，问：“他有啥成绩？”

有个汉子跳出来说：“他身边是啥？”

老村长说：“是个女人。”

姻缘





那汉子说：“是活宝哩。”

老村长说：“人不算。”

汉子们都大声嚷：“活宝也算。”

满脸核桃纹的老村长用袖子抹抹额上的细汗，拉着痰丝咳了几响，哆嗦着青筋暴露的手，恋恋不舍地把那部三尺厚的《丐村宝典》交给了王春爹。从此，王春爹便糊里糊涂成了村里至高无上的人物。《丐村宝典》详细记载了丐村的历史变迁、人口生亡等等巨细事宜。内分多卷，分别是假面、相术、辞令、棒法、医术、魔术。所载内容均是历代子民在乞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心得。最让村人垂涎的是，谁拥有这部宝典，可于村内选一美女，被选之家应引以为荣。

图说



王春爹接过宝典后，并未依规矩选美纳妾，他搂着那位域外的女人已感幸福至极，哪还把丐村的闺女放在眼里。

那时节，村人夜里都爱往王春家钻，明是祝贺王春爹荣任村长，实际却是看那漂亮的小婆娘。小婆娘并不在乎村人异样的目光，落落大方地请村人落座，笑吟吟地与大家啦呱，还用那双嫩白的小手给大家端水。汉子们傻笑着接过碗，闻着碗沿上的脂香，把嘴贴在碗沿上慢慢吸溜，那陶醉模样就像亲了小婆娘。

王春爹笑着对大家说：“回吧，不早了。”

村人说：“不晚哩。”

王春爹说：“改天再来玩。”

村人这才恋恋不舍地从洞里退潮，边走边说明天夜里



还来。王春爹把洞门咣当闭住，嘴里咂了两响，哧哧地搓着双手，正欲去床上搂了小婆娘，扭头瞅见王春僵在灯前，身影黑褐褐地折在洞壁上像片水沔，铜铃般的大眼正盯他，就说：“王春，睡觉去。”

王春皱眉说：“夜还早哩。”

爹说：“不早了。”

王春瞪眼说：“俺睡不着。”

爹说：“出去玩吧。”

王春梗起脖子说：“俺不去。”

爹从兜里掏出钱举在手里，在灯光下摇得虚虚晃晃。王春那眼顿时亮了，伸手摘下钱，低着头壳往洞外走。刚出洞见几个汉子攒在洞口伸头露脸，就说：“又不是耍猴，有啥好看的，都回家吧。”汉子们嬉嬉笑着，用手把头皮挠得哧哧响，却不肯挪步。王春把手伸出来，说：“谁不走就拿钱来。”汉子们把手伸进兜里掏摸半天，凑些钱搵到王春手里。有人还给王春卷袋喇叭烟点上，王春就一明一暗往别处去，走几步停住脚，回头瞅着贴着洞门的黑影，呸地吐掉嘴上的喇叭烟，折回去也把耳朵贴到门板上听。

洞里，王春爹吸溜着嘴，用手抄起油灯，走得灯苗儿绿豆般大小。他裹着一股风刮进内洞，把灯支在柜上，瞅着被沿下那嫩白的脸盘儿，嘿嘿笑着，把粗糙的手搓得哧哧响，他说：“俺上床了，俺上床了”

婆娘瞅王春爹一眼，叹口气，吧嗒帘下睫毛，僵在那里。王春爹哆嗦着手把被面掀开，去解婆娘的腰布，衣摆里

四四





的气息扑到王春爹手上 ,那手抖得不成样了。婆娘又深深地叹口气 ,把嘴嚙成熟透的樱桃 ,灭了灯苗。衣服的窸窣声立时传进王春爹耳内 ,他喘着粗气 ,手忙脚乱地撕扯着衣服 ,把细腿从裤筒里抽出 ,也不去捡堆在地上的裤子 ,狗样地爬上床 ,赤溜钻进被窝 ,把那温热光滑的身子裹在怀里抚弄个不停。

婆娘哆嗦两下 ,嚤嚤地哭。

王春爹僵住动作 ,问 :“咋了 ?”

婆娘说 :“没哩迭”

王春爹问 :“真没啥 ?”

婆娘说 :“真的迭”

四四



王春爹顾不了许多 ,把嘴凑到那张粉脸上蹭 ,舌头找准温润的红唇硬塞着 ,两握丰满弹着王春爹的胸脯 ,他那颗心把薄薄的胸壁撞得噶噶直响……王春爹喘着粗气癫狂几下 ,轰隆便焉了。

洞外的汉子听罢了洞里的声音 ,想象着美妙的光景 ,那腿软得都要跌倒。几个人都喘着粗气 ,就像有风箱在呼呼地拉。有人伸手去摸王春的那儿 ,边摸边说 :“王春 ,你听你爹。”

王春把裆上的手打掉 ,说 :“回吧 ,都回。”

大家这才吸溜着嘴去了 ,在路上不停地骂 :“娘的 ,娘的。”汉子们回家便跳上床 ,把睡熟的婆娘拨弄平了 ,也不管婆娘嚷骂 ,脑子里装着王春爹那小女人的模样 ,把事儿做得有声有色。



2

王春爹荣任村长后,无需四处乞讨了。那部象征着丐村尊严的《丐村宝典》里有文规定,拥有该宝典者,为丐村之父也,衣食皆由子民供奉。当然,为父的权力不只这么卑微,还有许多难以道尽的便利。例如,每月可根据各家的乞讨多少征集财物,然后做主分给那些没脚力的老人。因了此种权力,自然有许多人家都来家里跟王春爹凑近乎。令王春爹意想不到的,是老村长的婆娘踏黑来到家里,把个景泰蓝的镶金鼻烟壶送给他。

王春爹问:“婶,这是干啥哩?”

婶说:“是他让送的。”

王春爹说:“俺哪能要老村长的东西呀。”

婶说:“他让送的。”

王春爹说:“等会儿拿回去。”

婶说:“他让你以后多罩着点。”

王春爹说:“那是自然。”

婶走到床边,拉住小媳妇的手啧啧说:“多稀罕人的模样儿,俺瞅着都眼馋。”两个漂亮的小婆娘手拉着手唠嗑,唠着唠着便都抹起眼泪来。王春爹瞅见两女人莫名其妙地哭,就啧啧了一声说:“咋了,抹啥眼泪?”小婆娘说:“你出外

回怨





遛达一会儿,俺跟婶儿说会话儿。”王春爹嘴里又喷了几响,低着脑壳出去了。王春爹的背影从洞里消失后,婶儿拍着小婆娘的肩问:“妹子,咋遇见王春爹的?”

小婆娘说:“这都是命呀。”

又反问:“婶,您呢?”

婶儿说:“丐村的规矩,没法子。”

婶儿又说:“这都是命呀。”

两个女人勾肩搭背地哭了会儿,婶儿抬手抹去小婆娘脸上的泪,说:“好好照顾自己,俺走了,平时闷了就找俺唠嗑。”她从洞里走出,瞅见王春爹正蹲在洞旁的磐石上吸烟,星火儿明明暗暗地映着那张皱纹交错的脸儿,显得吓人。

圆圆



婶儿对王春爹说:“你得好好对这个妹子。”

王春爹笑着说:“那是俺的心头肉哩。”

老村长的婆娘叹着气去了后,王春爹折回洞里,瞅着小婆娘脸上的泪痕,心疼地直吸溜嘴。他哆嗦着手把婆娘脸上那颗晶莹的泪珠抹掉,搂在怀里轻轻地拍。小婆娘把王春爹的手拨拉掉,拉起被子蒙在头上,那被子不停地颤动着。王春爹起身去闭洞门,扭头见王春床上的被子瘪着,就说:“狗载的,去哪儿疯了。”说完,把门虚掩上去睡觉了。

王春玩够了,回到家里,听到内洞没有声息,去水瓮里舀碗水咕嘟上,和衣钻进背筒里,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梦里,王春到处找茅房,终于找见了隐蔽的地儿,掏出来就



尿,醒来已经尿湿了床单。他把衣裳脱下,钻到另一头,刚闭上眼睛,却听到内洞的床吱咯吱咯叫得欢,就喊:“爹,晃这么响,还让俺睡吗?”

内洞里便没声了。

王春用嘴角笑笑,轻轻地打着呼噜假装睡了。爹的床又吱咯吱咯叫起来,王春又大声喊:“再晃俺就骂了。”王春听到内洞里的床又哑了,便捂着嘴笑。过了会儿,他又装着打鼾,爹的床又摇响了,并夹杂着小婆娘的呻吟声。王春扯着嗓子喊:“再晃俺可真骂了。”王春正在那里得意,爹披件衣服从内洞窜出,掀开被子照王春的屁股来了几下响亮的。大声吼道:“狗载的,这么晚了还不睡,你想干什么?”

王春嚷道:“都说那媳妇是俺的,被你老牛吃了嫩草。”

爹说:“放屁遛”

王春说:“不信你去村里听。”

爹说:“胡说遛”

王春爹垂着脑瓜回到内洞,听到小婆娘嚤嚤地哭泣,便钻进背筒里,伸手搂过小婆娘颤抖的身子,就像哄孩子样,用手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肩,说:“别听那狗载的胡说,村人没敢那么说的。”

小婆娘吸吸鼻子,说:“给王春找个媳妇吧。”

王春爹说:“才多大的毛孩子。”

外洞的王春突然喊:“不小了,不小了。”

爹吼道:“没跟你说话。”

小婆娘小声说:“你听,人小心不小哩。”

园景





王春爹说：“那就给他狗 载的找个媳妇。”

王春爹把小婆娘摆平 ,俯上去就凑 ,小婆娘硬把身上的男人推下来 ,给他一个脊梁 ,说：“省着吧 ,别把老骨头玩完了。”王春爹感到沮丧 ,那手老实多了。

游园





第 2 章

1

园猿



王春的亲娘是个傻子。王春四岁那年，傻子娘领他去如来山上玩耍，跳进山里那口深潭里淹死了。如来山上有眼没底的水潭，常年墨幽幽地蓄着水，传说此潭通连东海的龙宫。那日，傻子娘牵着王春来到潭边，瞅见有条大鱼在潭里翻花，便对王春说：“嘿嘿，有鱼，俺给你逮了煮着吃。”说完扑通跳进去。王春坐在岸上等娘逮鱼，不时捡个石子扔进水里，瞅着水花的涟漪笑。有个猎人下山时瞅见王春蹲在潭边，就说：“王春，别在那里玩，掉进去就没命了。”

王春说：“娘给俺逮鱼。”

猎人问：“你娘呢？”

王春指指水面说：“在那里。”



结果 ,村人连了几条竿子都没够着潭的底 ,自然没有捞上那傻婆娘来 ,大家都说被虾兵蟹将当点心吃了。

那时候 ,村人还感到王春傻乎乎的 ,都说他那心性随着傻子娘。然而 ,等王春长到八岁时 ,却让大家吃了一惊 ,虽说他某些方面确实傻 ,但他能摇头晃脑地把三尺厚的《丐村宝典》背下两尺 ,这是其他孩子无法办到的事情。由此可以断定 ,他是乞讨的天才。

王春九岁时 ,便能把打狗棍抡得呜呜哨响 ,家养的卷尾巴狗被他练得满坡的聒噪。十岁离家出走 ,村人找了满世界的空旷后 ,心疼他被狼舔了。那夜 ,月光如霜 ,风摇山动 ,村人围着面条样的王春爹说 :“也可能明天就回了。”

冷不丁有人嚷道 :“回了 ,回了。”

惨淡的月光下 ,王春捧着条牛犊大小的狗走来。

王春踢狗一脚说 :“狗、狗、你快走。”

又踢狗一脚说 :“想吃肉 ,俺家有。”

村人见那狗两眼荧荧幽亮 ,认出是狼 ,便狂呼乱叫 ,两盏幽亮刹那间灭了。大家蜂拥而上 ,用手扶着王春湿漉漉的头发 ,问了他许多为啥。王春吸溜着两筒鼻涕说 :“俺讨了两个窝窝头哩。”月光下那两握黑褐色顿时撑了村人的眼皮 ,都说这孩子不得了选

在王春十三岁时 ,便掌握了《丐村宝典》所载的化妆术 ,并用锅灰、黄泥、毛发、花草汁液等物 ,把自己扮成黄毛丫头 ,钻进茅厕看了邻居婆娘的屁股 ,并把屁股上巴掌大的黑痣宣扬了满村 ,婆娘羞得半月未能出洞。婆娘的汉子

园源





把王春夹在腿下，用指节在脑壳上弹了十多响，把他疼得眼泪鼻涕流得多长。王春满十四岁时更不得了，扮成白发苍苍的老汉从村人眼皮下趟过，半年后带回两块银元，还有两张没地儿花的洋票子。村人为之眼红心跳，把舌头咂得山响。俺的娘哟，俺那亲娘哎，大家都说王春是乞讨的天才，是村长模子，定将比历代村长都不赖。

当村人听到王春的老爹与小娘要给他找媳妇，待嫁的闺女失眠了，都嚷着嫁给未来的村长，一时间，媒婆的金莲把王春家洞前踩得寸草不生，王春爹却把“百灵鸟”用头摇走了。

闺女秋叶的娘与闺女小秀的娘不死心，亲自到王春家提亲。两人见面相互啐一口，争先恐后地窜进王春家，盘腿坐在床上，不停地为自家闺女的好处添枝加叶。

秋叶娘：“俺闺女腰大腩圆，儿女双全。”

小秀娘：“俺闺女柳叶眉杏仁眼，谁见了谁眼馋。”

秋叶娘：“俺闺女身大力不亏。”

小秀娘：“俺闺女心灵又手巧。”

秋叶娘：“你呸！”

小秀娘：“你呸！”

王春看中了柔弱的小秀。那闺女眼睛大而明亮，皮肤白若粉脂，蜂腰肥臂，胸前的两握丰满，把石榴红的上衣顶得风景万千，是极具女人味的那种，比他小娘不差分毫。丐村的汉子们听到王春要娶小秀，都恨恨地说：“娘得，好闺女都便宜他爷俩了。”没想到，王春爹对此事把脑瓜摇得像

园缘





货郎鼓，他认为小秀长得苦相，寿短，很难生出男孩，便做主给王春娶了秋叶。王春爹不是糊涂虫，他熟识《丐村宝典》所载的相术，知道秋叶那身子过日子好使。何况王春长得羸弱，再娶个病怏怏的婆娘，怕对不起子孙后代。

王春确实弱了些，身条细如麻竿，面色蜡黄，眼角嘴角都耷拉着，眼睛虽大，但里面常常包含着小赖狗的怯意。事实上，丐村人种大致如此，因祖辈都以乞讨为生，从小练就苦相，便潜移默化变成基因开始遗传了。秋叶这闺女不同，往丐村的街巷里一站，简直是羊群里跑出的牝驴：身材高大，胸前两座高山，腿肚子像石碾子般粗壮，尺半大脚把山路击得哐哐响；红如地瓜的四方大脸，声音像在桥洞里般瓮声瓮气；闭着嘴，两只虎牙从肥厚的嘴唇中露出些尖利，显得凶悍至极，那模样看着像壮汉子，哪能品咂出婆娘的味道来呀。

园远



王春对爹很有意见，每瞅见唇红齿白的后娘便心焦，便很想指着爹的鼻尖说，老不死的，每天搂着漂亮的婆娘把床摇得山响，却硬把“老母猪”往俺被筒里塞。因此，王春娶了秋叶根本没体会到做新郎的感觉，倒像自己屈嫁了秋叶。据说，因为王春心里装满了小秀，结婚七日都不肯与秋叶同房，秋叶难以忍耐，用大脚片子不停地拨弄王春。

秋叶说：“王春，王春？”

王春不吱声。

秋叶说：“过来呀，过来呀选”

王春还是不吭声。